

# 红色记忆的赓续研究——基于数字化时代背景

周丽云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江苏南京 210000

**摘要:** 红色记忆是指以历史唯物主义为理论基础,对记忆主体共同纪念与共享历史的选择性建构。数字时代的到来使红色文化保存与传播的方式发生巨大变化,如何在红色记忆场所塑造、内容生产搭建、传播方式创新方面强化共同红色记忆,保持红色记忆生命力成为数字时代传承和发展红色文化的重要方向。

**关键词:** 集体记忆; 红色文化; 数字时代

## Continuous Research on Red memory -- based on the background of Digital Age

Liyun Zhou

Nanjing University of Aeronautics and Astronautics, Nanjing, Jiangsu, 210000

**Abstract:** Red memory refers to the selective construction of the collective commemoration and shared history of memory subjects, based on historical materialism. The advent of the digital era has brought about significant changes in the preservation and dissemination of red culture. Strengthening collective red memory, shaping commemorative sites, producing content, and innovating methods of communication become essential directions in the digital age for the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of red culture.

**Keywords:** Collective Memory; Red Culture; Digital Age

集体记忆是指在特定文化背景下,共有同一文化人群对过去历史的共同记忆。选择与建构集体记忆能够彰显群体较为深层统一的价值取向和情感表达,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群体意识能够增强群体粘性。红色记忆是记忆群体在同一革命历史背景下,在实践中不断建构、选择的共同集体记忆。近年来,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文化数字化已经成为文化传播与发展的新形态。对于红色记忆的重塑与建构能够帮助创新革命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有效抵御错误思潮的侵袭和进一步增强文化自信。

### 一、红色记忆概念解读

红色记忆脱胎于集体记忆,是集体记忆在红色历史领域的集成演绎。从柏拉图伊始,记忆就已经成为哲学家们关注的话题,亚里士多德、奥古斯丁、洛克、休谟等理论体系中都包含了对记忆这一命题的深刻思考。记忆最初作为一个心理学概念,是指“人脑对经验过事物的识记、保持、再现或再认,它是进行思维、想象等高级心理活动的基础<sup>[1]</sup>”。“集体记忆”的概念最早在20世纪初由奥地利小说家和散文家果·冯·霍夫曼施塔第

一个明确使用,他提到了“我们神秘祖先在我们体内筑坝的力量”和“堆积起来的一层层累积的集体记忆”。有关集体记忆的研究首先源自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他认为:“所有个人的印象融汇起来,就形成了集体的印象,如果集体印象有了固定的形式和固定的对象,那么集体意识就有了确切的特征<sup>[2]</sup>”。法国社会学家莫里斯·哈布瓦赫在他提出的“集体意识”观点基础上完善了有关集体记忆的理论,他在《记忆的社会框架》将其定义为“一个特定社会群体之成员共享往事的过程和结果,保证集体记忆传承的条件是社会交往及群体意识需要提取该记忆的延续性<sup>[3]</sup>”。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在集体记忆内涵的表述与理论的丰富方面都有了长足的进步与发展,通过对集体记忆的梳理,能够深入领悟红色记忆的概念内涵。

### 二、数字化时代赓续红色记忆的路径探讨

#### 1. 记忆场所: 技术与融合赋能红色遗存资源

红色遗存资源是红色文化传承与发展的物质载体,也是红色历史记忆的重要纪念空间。红色遗存资源主要

包括“党的重要机构、重要会议旧址；重要人物故居、旧居、活动地、墓地；重要事件和重大战斗遗址、遗迹；具有重要影响的烈士事迹发生地、遗留物、墓地；纪念碑（塔、堂）等纪念建筑”<sup>[4]</sup>。红色遗存资源是群体共享红色记忆的重要记忆场所，与集体记忆的联系极为紧密，同时能够充分利用各种记忆样态多维度地展示红色文化，有利于加强和深化红色文化的传承<sup>[5]</sup>。如何充分发挥红色遗存资源作为传承与发展红色记忆的重要媒介作用，需要在科技手段与产业融合方面挖掘新路径。

第一，强化数字技术供给，增强红色文化体验。人工智能、虚拟影像与3D技术不断发展，科技手段升级的大背景下，与红色文化遗产的存储、收集、建设、展示与传播形成技术匹配支持。红色纪念馆作为红色历史的重要遗存资源需要逐渐掀起传统面纱，搭载新时代科技顺风车，使得大众在线下观览时能够与遗迹互动，与历史互动，加深记忆。数字时代5G、VR、全息投影技术、沉浸式体验等科学技术的发展能够帮助红色文化的可视化。从这一方面来说红色纪念馆能够以数字技术为背景支撑，将内容展示，物品陈设等通过音乐、特效以及动画等科技手段的加持与加工，将静态人物转为动态演示，平面场景的叙述转变为立体化表达，同时由此增加的数字化活动项目不仅能获得创新性体验，还能有效触发更多精神上的感悟。例如贵州的“四渡赤水VR战争体验中心”，就曾运用全息成像与沙盘投影等多媒体手段将“四渡赤水”战役立体展示，“互联网+长征”与“5G+AR”的融合实现红色文化沉浸式体验场景，助力红色文化传播。

第二，打破业态束缚，推进文旅融合。以产业融合思路将红色文化融入其他产业如“红色文化+旅游”“红色文化+康养”“红色文化+演艺”等，数字化不仅能为多元产业融合提供技术支撑，更能不断创新红色文化传播新方式。同时创新红色文化旅游方式，对文化旅游景点与展馆的建设应在传统的纪念馆、档案馆模式的基础上加以创新，将有象征意义的数字、地点或物品作为建筑元素，这既有利于吸引游客、提升景区的客流量，又能通过生动形象且富有感染力的元素符号强化红色文化的教育意义<sup>[6]</sup>。

## 2. 内容建设：创新表达红色文化

红色故事、红色党史和红色精神等作为红色文化的重要内容组成部分，是群体在历史实践中不断建构集体记忆的呈现。新的历史背景条件下，以数字科技手段为红色文化进行创造性表述比说教式宣传更深入人心，让

红色故事以动态图景和立体画面式呈现。例如将百余处红色场馆与设施赋予科技色彩诠释的上海市静安区，除开展“二维阅读建筑”的文化项目外，还以智能手机为载体推出可云游全域景区、在线收听语音资源的“静安文旅VR全景地图”，并且以观众体验为目的全新打造了融入VR、AR、AI展示技术的中共二大会址纪念馆和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旧址陈列馆，以红色场馆为中心开展“印痕·红色使命”“足印·赤色黎明”等沉浸式情景党课，使得展陈于场馆中的党史更加便于理解，红色精神的传达更加趣味多元<sup>[7]</sup>。同时赋予红色教育新内容也能够传承和塑造红色记忆，例如中国强渡大渡河纪念馆将建设5G研学课程直播平台，以红军强渡大渡河的历史事件为核心，通过5G直播连接校园与场馆，设计针对中小学生的，满足学校长征历史教学要求的研学课程。将红色党史与故事进行数字化讲述，能够将红色文化内容创新化表达，赋予红色文化新内涵。

## 3. 媒介建构：打造多元传播方式

在皮埃尔·诺拉看来，记忆是被历史所缠绕的，由此出现了三种记忆类型：起记录作用的记忆、起义务作用的记忆和起距离作用的记忆。由起距离作用的记忆延伸出的“记忆之场”是一个真实存在的、承载着一定的符号意义并具备一定功能的场所<sup>[8]</sup>。当社会交往的媒介方式不断更新升级，社交媒体平台的不断发展，记忆的形成有了新的支点将虚拟平台与社会现实交汇形成象征层面的记忆场所。这种记忆场所抛开具象身体的在场要求，为集体记忆的保存与书写提供了新的话语表达。抖音、快手等短视频媒体和以移动互联网为基础的微信、微博等社交软件展开的多元多样的自媒体传播模式打破了传统媒介传播的单向传播路径，网络空间的个体能够参与信息的生产、传播共享和反馈，传播路径由单向扩展为多维互动。例如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家文物局共同打造的300集系列微纪录片《红色烙印——红色文物的故事》创新运用“5G+4K/8K+AI”新技术，将红色文物、讲述党史故事融汇于持续深化“理念+文化+技术”中。开发新视角、新表达、新手法，深挖文物背后蕴含的丰富红色故事与伟大精神，开辟红色文物传播传承新形态。

红色文化节目通过多样形式与平台在线上多元输出，与之同时线下红色文化类作品的出版也与数字图书馆、数字平台重点合作建设。上海红色文化资源信息应用平台建立“红色旅途”就是文化数字化的生动实例，其囊括了上海市三百多家红色遗址和红色纪念场馆与设施和

一百五十多家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生动开辟出“百+”红色文化盛宴，包含百条特色文化线路、百项精品展陈、百项文创、百名红色传承人、百个互动体验活动。通过上海红色文化的生动性创造可以看出媒介搭载着重要桥梁以此连接集体记忆过去与未来，通过再现、改写和凸显的方式建构集体记忆。

### 三、赓续红色记忆的时代价值

#### 1. 创新红色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红色文化是烽火硝烟年代荟萃凝聚的文化宝藏，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和中华民族独特精神标识。科学技术的发展创新了红色文化传播和发展的载体，数字时代传媒技术更新迭代，数据化存储、可视化呈现和便捷化传输等方式能够更加立体地建构红色记忆，将红色文化于空间和时间层面进行创新性表达与传播。从时间层面看，数字时代能够打破限制，引领人们探求红色文化源流，让红色历史更加清晰明了；从空间层面看，数字时代人工智能和媒体的深度融合能够让扩大红色文化的传播范围，进一步提升红色文化认同感和归属感。

#### 2. 有效抵御错误思潮的侵袭

诞生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红色历史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文化奠基，是文化自信汲汲不断的源泉，也是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信心源泉。近些年来，历史虚无主义试图分解虚妄红色历史，以“断言、碎片、模仿等”叙事方式歪曲红色历史记忆，以立场中立的虚假价值观试图抹黑红色历史，同时以“娱乐恶搞”的方式弱化红色历史记忆，不断挑战红色历史记忆权威，对历史造成了巨大的创伤<sup>[9]</sup>。建构红色记忆能帮助我们揭露历史虚无主义面纱，对历史虚无主义有一个从现象到本质的理解，其中的关键主轴要害就是要通过污蔑历史人物，污蔑英雄人物的事迹和作为，让英雄人物，历史人物的牺牲变得没有意义，让个人为民族而奋斗变得没有意义。深刻揭露历史虚无主义丑陋面纱的同时对于红色记忆的再现与重塑能够增强政治认同，坚定前进方向。

### 四、结语

中国近代百年奋斗历史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英勇奋战，披荆斩棘赢得民族独立与人民解放的历程，也是无数革命英雄人物激昂岁月，热血青春换来的凯歌华章。数字化背景下赓续红色记忆在红色遗产资源方面借助智能科学技术打造一系列数字化项目创新大众体验，以产业融合的方式加强对红色遗产资源的保护与利用，同时要对红色文化进行创新性表达，将红色党史与英雄故事进行数字化讲述，赋予红色文化新内涵。在注重内容新传述的同时要利用数字时代的传播与媒介技术打造多元传播方式，打破时空限制进行红色文化交流。最后在新时代在传承与创新红色文化的背景下，建构红色记忆能够强化共同红色历史记忆，有效抵御错误社会思潮的侵袭。

#### 参考文献：

- [1] 杨治良. 漫谈人类记忆的研究[J]. 心理科学, 2011(1).
- [2] 宋林飞. 西方社会学理论[M].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1997.
- [3] [法] 莫里斯·哈布瓦赫. 论集体记忆[M]. 毕然, 郭金华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2.
- [4] 王磊, 景飞. 用革命文化资源提高思政课水平[J]. 思想政治工作研究, 2019(6): 33-35.
- [5] 刘燕. 社会记忆视角下革命纪念馆对革命文化的传承研究[J]. 中国纪念馆研究, 2019(01): 173-176.
- [6] 吕健, 计娟. 新时代革命文化的传承与发展研究[J]. 辽宁行政学院学报, 2022(02): 64-69.
- [7] 王钰雯. 数字时代中国文化的讲述与传播[J]. 文化月刊, 2021(03): 104-107.
- [8] 郭雨宁. 数字媒介时代集体记忆研究的新方向[J]. 新闻研究导刊, 2020, 11(20): 65-67.
- [9] 张永红, 杨洋. 历史虚无主义对革命历史记忆的消解及其应对策略[J]. 思想教育研究, 2017(06): 51-55.